張馮汲鄭第二十

班固

漢書五十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師古曰堵音者與兄仲同居以貲爲騎郎蘇林曰雇錢若出戰也如淳曰漢注貲五百萬得爲常侍郎師古曰如說是也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反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師古曰遂猶達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果甚高論師古曰今其議論依附時事也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太於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拜釋之爲謁者

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師古曰圈養獸之所也音求遠反]問上林尉禽獸簿[師古曰簿謂簿書也音步戶反]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師古曰視其屬官皆不能對也]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師古曰悉謂詳盡也]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亡窮者[師古曰觀猶示也響讀曰嚮如響應聲言其疾也]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賴[張晏曰材無可恃也]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晉灼曰喋音牒]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師古曰亟

急也音居力反]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師古曰文具謂具文而已]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師古曰陵夷頹替也解在成紀]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察也[師古曰響讀曰嚮響音錯音千故反]文帝曰善迺止不拜嗇夫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師古曰行問且行且問也]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

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厠師古曰厠岸之邊側也解在劉向傳時愼夫人從上指視愼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愼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奏趣也師古曰視讀曰示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李奇曰聲氣依倚瑟也師古曰倚瑟即令之以歌合曲也倚音於綺反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閒豈可動哉師古曰紵音竹呂反斮音側略反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亡石椁又何戚焉師古曰解並在劉向傳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次下亦同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也聞蹕匿橋下久以爲行過師古曰言天子已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迺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師古曰公謂不私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師古曰言初執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則畢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

此等讀如等級之等 劉

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師古曰安焉也錯置也音千故反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師古曰得者盜環之人爲吏所捕得也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廼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師古曰法謂常法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師古曰共讀曰恭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然以逆順爲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掊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也師古曰掊音步候反謂手掬之也其字從手不忍言毀徹故止云取土耳今學者讀掊爲掊勺之掊非也掊非應盛土之物也

陛下且何以加其法虖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恢咸見釋之持議平廼結爲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師古曰以當劾帝不下司馬門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師古曰韈音武伐反顧謂釋之爲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師古曰結讀曰係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

名臣吾故聊使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猶尚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鄭氏曰以至孝聞也師古曰以孝得爲郎中而爲郎署之長也著音竹助反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師古曰言年已老矣何乃自爲郎也崔浩以爲自從也從何爲郎此說非也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

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已師古曰已猶耳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帥將師古曰大父祖父也帥音所類反將音子亮反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李齊知其爲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如淳曰良善也師古曰說讀曰悅聞頗牧之善帝意大說廼拊髀曰師古曰髀音陛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師古曰恐懼之言解在陳平傳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間處虖師古曰何不間隙之處而言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爲意廼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

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
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
韋昭曰門中橛爲閫師古曰音士列反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
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
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師古曰覆謂覆白之
也音芳目反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
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匹師古曰彀張弩也音構百金之士十
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如淳曰黃金一斤直萬言富家子弟可任使也師古曰百金驗其貴重耳服說是也是以
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鄧氏曰澹音擔石之擔如淳曰胡也匈奴傳曰晉北有澹林之胡樓煩之戎也師古曰澹音都甘反又音談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

幾伯師古曰幾致於霸也幾音鉅依反伯讀曰霸後會趙王遷立蘇林曰趙幽王其母
倡也師古曰倡樂家之女用郭開譖誅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
以爲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
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服虔曰私假錢也以饗賓
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
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
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爵二級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師古曰尺籍人名籍書也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
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
以法繩之其賞不行文吏法必用愚以爲陛下法

太明賞太輕罰太重民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戰之士也）十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廼以子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魏尚槐里人也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文穎曰六國時衛弱但稱君也）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孟康曰大臣任舉其子弟為官）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黯為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師古曰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延而燒也比音頻寐反）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辠（師古曰矯託也託奉制詔而行之）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稱疾歸田里上聞廼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如淳曰擇郡丞及史

任之也鄭當時爲大司農官屬丞史亦是也 青大指而已不細苛黯多病臥閤
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爲主爵都尉
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爲
人性倨少禮師古曰倨簡傲也倨音居庶反 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
己者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
然好游俠任氣節行修絜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
傅伯爰盎之爲人應劭曰傅伯梁人爲孝王將素抗直也 善灌夫鄭當時
及宗正劉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
后弟武安侯田蚡爲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爲
禮黯見蚡未嘗拜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

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師古曰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略其辭耳 黯對曰陛下內
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虞上怒變
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
之戇也羣臣或數黯師古曰數責之音所具反 黯曰天子置公卿
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虛且已在
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
常賜告者數終不癒如淳曰律所謂上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師古曰數音所角反癒愈同
最後嚴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
職居官亡以癒人師古曰癒勝也讀與愈同 然至其輔少主守成
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師古曰孟賁夏育皆古之勇士也賁音奔 上曰然

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牀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孟康曰今御武帳織成帳為武士象也孟康曰帳置兵闌五兵共帳中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以更定律令為廷尉（師古曰更改也）黯質責湯於上前（師古曰質對也）曰公為正卿上不能廣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乏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師古曰言何為乃紛亂而改更也）而公以此無種矣（師古曰言當誅及子孫也）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

黯憤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字也）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間常言與胡和親毋起兵（師古曰每因閒隙而言也）上方鄉儒術（師古曰鄉讀曰嚮）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上分別文法湯筆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師古曰詆毀辱也音丁禮反）陷人於罔以自為功上愈益貴弘湯湯心疾黯雖上亦不說也（師古曰說讀曰悅）欲誅之以事（師古曰以事致其罪而誅也）弘為丞相迺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

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數
亢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師古曰下音胡稼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
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師古曰言能降貴以禮士最爲重也大將軍聞
愈賢黯數請問以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淮南
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
等如發蒙耳師古曰說音式銳反上既數征匈奴有功黯言益
不用始黯列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
湯稍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

封侯湯御史大夫黯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
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師古曰褊陿也望怨也見上言曰陛下
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黯罷上曰人果不
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益甚矣師古曰言其鄙俚也或曰積薪之言出曾子故云不可無學也居無何匈奴渾
發車二萬乘縣官亡錢從民貰馬師古曰貰賒買也民或匿馬
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亡罪獨斬
臣黯民寧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以縣
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
乎師古曰罷讀曰疲上默然後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

死五百餘人黯入請閒見高門晉灼曰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也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以鉅萬百數師古曰鉅萬也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卤獲因與之以謝天下塞百姓之心師古曰塞滿也今縱不能渾邪帥數萬之衆來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如邊關乎應劭曰關安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錢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為闌也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贏以謝天下師古曰贏餘也音弋成反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為陛下弗取也

上弗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者數年會更立五銖錢民多盜鑄錢者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也師古曰郊謂交道衝要之處也召黯拜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強子然後奉詔召上殿黯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師古曰填音大賢反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狗馬之心師古曰思報效今病力師古曰力謂筋力也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師古曰言後即召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師古曰謂思念也吾徒得君重師古曰徙

但也重威重也卧而治之黯既辭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遂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師古曰與讀曰豫然御史大夫湯智足以距諫詐足以飾非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何師古曰言何不早言也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眞二千石律眞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居淮陽十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仁至九卿子偃至諸侯相黯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服虔曰景帝王皇后兄也信任宏蘇林曰任保舉官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當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阨服虔曰梁孝王將楚相之弟也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其慕長者礼意不稱所自見即以為慊矣自見當屬上句著下句都不成文理劉

脫音佗活反 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如淳曰郊交道四通輒也以請之處閑靜可以請賓客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謂長安城外四面之郊其區外謂之郊近郊二十里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當時好黃老言甚慕長者如恐不稱師古曰恐不稱其意自見年少官薄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師古曰大父謂祖武帝即位父行音胡浪反當時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魏其時議師古曰議田蚡及竇嬰事貶秩為詹事遷為大司農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

印奉賜給諸公師古曰印反奉音扶用反然其餽遺人不過具器食師古曰猶今言一盤食也每朝候上閒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師古曰候天子閒隙之時其推轂士及官屬為吏誠有味其言也師古曰推轂言薦舉人如車轂之運轉也有味者其言甚美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然當時在朝常趨和承意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和音胡臥反不敢甚岸臧否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當時為大司農

任人賓客僦晉灼曰當時爲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辜較作僦也師古曰僦謂受顧賃而載運也言當時保任其賓客於司農載運也僦音子就反入多逋負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當時以此陷罪贖爲庶人頃之守長史如淳曰丞相長史也遷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昆弟以當時故至二千石者六七人當時始與汲黯列爲九卿內行修兩人中廢賓客益落師古曰落散也當時死家亡餘財先是下邽翟公爲廷尉蘇林曰邽音圭京兆縣名也賓客亦塡門師古曰塡滿也音田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師古曰言其寂靜無人行也後復爲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師古曰署謂書之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不如是亦何以成名哉楊子以爲孝文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師古曰楊子謂楊雄也信讀曰伸曷爲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云爾師古曰謂馮唐欲理魏尚故以此言激文帝也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班固　漢書五十一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醇者不雜也嘗給事潁陰侯爲騎師古曰爲騎者常騎馬而從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師古曰言貧賤之人也韋帶以單韋爲帶無飾也脩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

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師古曰數屢也任謂役事也罷讀曰疲任疲言疲於役使也赭衣半道群盜滿山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行道之人半著赭衣言被罪者衆也盜賊皆依山爲阻故云滿山也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一夫大誚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師古曰誚字與呼同誚叫也音火故反嚮讀曰響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師古曰凡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爲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爲房也房字或作旁說云始皇作此殿未有名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旁阿近也八尺曰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橈師古曰橈屈也言庭之廣大殿之高敞衆騎馳騖無所迫觸建立旌旗不屈橈橈音女孝反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師古曰瀕水涯也瀕海謂緣海之邊也畢盡也瀕音頻又音賓字或作濱音義同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服虔曰作壁如甬道隱築也以鐵椎築之師古曰築令堅實而使隆高耳不爲甬壁也隱音於靳反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師古曰吏以督領徒以役作也曠日十年師古曰曠空也廢也言爲重役空廢時日積年歲也下徹三泉師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師古曰錮謂鑄而合之也音固被以珠玉飾以翡翠應劭曰雄曰翡雌曰翠臣瓚曰異物志云翡色赤而大於翠師古曰

鳥各別類非雄雌異名也被音皮義反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壟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服虔曰謂塊壤作冢喻小也臣瓚曰蓬顆小冢也晉灼曰東北人名土塊爲蓬顆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顆謂土塊蓬顆言塊土生蓬者耳舉此以對冢上山林故言蓬顆蔽冢也顆音口果反秦以能戹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師古曰篤厚也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師古曰冒犯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師古曰磽确也

江皐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李奇曰皐水邊湫地也師古曰猥盛也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服虔曰關龍逢桀之忠臣也師古曰比干諫紂而紂殺之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勿師古曰勿芟刈草也蕘草薪也言執賤役者也大雅板之詩曰詢于芻蕘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師古曰霆疾雷也音廷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師古曰特獨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閒其

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師古曰震動也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賁音奔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李奇曰古有誦詩之工記過之史常在君側也師古曰箴戒也音之林反瞽誦詩諫師古曰瞽無目之人公卿比諫李奇曰相親比而諫也或曰比方事類以諫也師古曰比方是也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師古曰旅衆也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師古曰餽字與饋同進食曰餽酳者少少飲酒謂食已而蕩口也音胤祝

餉在前祝鯁在後師古曰餉古饐字謂食不下也以老人好饐鯁故爲備祝以祝之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師古曰脩正謂脩身正行者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師古曰視讀曰示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埶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師古曰胡何也勝盡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

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師古曰適快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師古曰什一謂十分之中公取一也籍借也謂借人力也一曰為簿籍而稅之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師古曰頌者六詩之一美盛德之形容蓋帝王之嘉致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師古曰勝堪也罷讀曰疲次下亦同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師古曰弋繳射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師古曰言人人為怨家家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

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如淳曰統繼也堯舜子不才不能長世而秦自以過堯舜可至萬世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統治也言自美功德治理天下過於堯舜也其下乃言以一至萬之事縣石鑄鍾虡服虔曰縣石以為磬也蘇林曰秦欲平天下法使輕重如石之在稱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以鑄鍾虡言其奢泰也虡猛獸之名謂鍾鼓之柎飾為此獸虡音鉅篩土築阿房之宮師古曰篩以竹簁為之篩音師簁音山爾反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師古曰絫古累字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三二十世者也張晏曰夏十七世殷三十一世周三十六世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音扶目反故死而號曰始

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師古曰度音大各反然身死纔數月耳師古曰纔音財暫也淺也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自不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主意於邪也媮與偷同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師古曰水旁決曰潰言天下之壞如水潰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師古曰此大雅桑柔之篇也言

南本　浙本

此下語未屬疑文不足

賢者見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罪罰也又言言而見聽則悉意荅對不見信受則屏退也今詩本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說者又別爲義與此不同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也濟濟多威儀也此言文王以多士之故能安天下也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師古曰言心實憂念之不爲禮飾也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絰師古曰已棺謂已大斂也塗謂塗殯也錫衰十五升布無事其縷者也棺音工喚反而三臨其喪未斂

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發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端容貌顏色顓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以昭光洪業休德師古曰休美也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師古曰訢讀與欣同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師古曰精白而爲潔也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師古曰敺與驅同一日再三出臣恐

朝廷之解弛師古曰解讀曰懈弛放也音式爾反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師古曰賦給與也傳音張戀反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師古曰一子不事謂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而明詔說喜師古曰說讀曰悅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

以相陛下也師古曰相助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師古曰天下之人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瘽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師古曰此大雅蕩之詩也言人初始皆庶幾於善道而少有能終之者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師古曰時以十月為歲首則謂夏正之二月為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夏音胡雅反定明堂造太學脩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師古曰言乃可恣意也古者大臣不媟師古曰媟狎也音息列反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師古曰見顯示也音胡電反大臣不得與宴游師古曰安息曰宴與讀曰豫方正脩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師古曰方道也一曰方謂廉隅也則羣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師古曰稱副也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

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爲變先帝法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又言柴唐子爲不善足以戒鄒展曰淮南傳賴蒲侯柴武大子柴奇與士伍開章謀反章下詰責師古曰以其所上之章令有司詰問對以爲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師古曰操持也音千高反今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師古曰長謂畜養也言此事宜速禁絕不可畜養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爲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爲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極致其意其辭曰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姤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師古曰倚恃也音於綺反懸衡天下服虔曰關西爲衡應劭曰衡平也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縣法度於其上也師古曰此說秦自以爲威力彊固非論平法也下又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服釋是也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制之行也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以叩函谷咸陽遂危師古曰叩擊也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也一曰盡伏菟也師古曰覆盡是也音方目反

鬬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間應劭曰趙幽王爲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爲趙王取趙之河間立遂弟辟彊爲河間王至子哀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孟康曰高后割齊濟南郡爲呂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爲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也一說惠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鴆殺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得免六子以此怨之城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顧念而怨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爲三王念其父見遷殺思墓欲報怨也師古曰三子爲王謂淮南衡山濟北也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怨宿忿不能爲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其志不肯專爲吳非不敢相救也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還舟聚舟船也言胡爲趙難越爲吳難不可恃也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粮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應劭曰時趙王遂北連匈奴吳王濞素事三越故鄒陽微言胡越亦自受敵救兵之不專也胡馬故曰進越水故曰深蘇林曰折截也陽知吳王陰連結齊趙淮南胡越欲諫不敢指斥言故陳胡越之難齊趙之怨微言梁并淮陽絕越人之粮漢折西河以輔大國以破難其計欲隱其辭故謬言胡益進越益深爲大王患之以錯亂其語若吳爲憂助漢者也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師古曰蘇說是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師古曰襄舉也聖王底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師古曰厲也音指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如淳曰改易精思以極盡謀慮也則無國不可奸師古曰奸音干飾固陋之

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師古曰言在下風側聽高尚美悅大王之行義也說讀曰悅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鷙鳥絫百不如一鶚孟康曰鶚大鵰也如淳曰鷙鳥比諸侯鶚比天子師古曰鷙擊之鳥鷹鸇之屬也鶚自大鳥而鷙者耳非鵰也絫古累字鶚音愕夫全趙之時服虔曰全趙趙未分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師古曰袨服盛服也鼎士舉鼎之士也叢臺趙王之臺也在邯鄲袨音州縣之縣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師古曰幽王謂趙幽王友也湛讀曰沈沈患言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師古曰厲王淮南厲王長也西謂廢遷嚴道而死於雍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師古曰諸謂專諸賁謂孟賁皆古勇士也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師古曰畫計也音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張晏曰據函谷關立為天子諸國聞文帝入關為之寒心散志也求衣夜索衣著不及待明意不安也臣瓚曰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慄未明而起師古曰瓚說是也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邾儀父也師古曰立天子謂立為天子也義讀曰儀父讀曰甫深割嬰兒王之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小嬰兒者文帝於骨肉厚也或曰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師古曰或說是也壤子王梁代如淳曰文帝之二子晉灼曰楊雄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或曰言深割嬰兒王之壤壤土也壤字當上屬也師古曰或說非也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應劭曰仆僵仆也濟北王興居反見誅囚弟於雍者淮南王長有罪見徙死於雍所以然者坐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師古曰仆

音赴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埶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如淳曰新垣平詐言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其在乎弗迎則不至爲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服虔曰過誤也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師古曰言吳當絕滅無遺嗣也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應劭曰章邯爲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也兵不留行師古曰言無所稽留不廢於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張晏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荊王以失其地如淳曰荊亦楚也謂項羽敗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應劭曰言不可庶幾也李奇曰不但幾微乃著見也或曰幾危也此數事於國家皆無危險之虞也師古曰言漢朝之安諸侯不當妄起邪意應說是也願大王孰察之吳王不內其言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爲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師古曰忼音口朗反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閒師古曰介謂閒厠也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古曰惡謂讒毀也其下亦同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絫師古曰絫音力瑞反廼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厚養荊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爲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爲君爲燕丹表可克之兆師古曰精誠若斯太子尚畏而不信也太白食昴義亦如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

生說昭王益兵粮爲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爲之食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干歷之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義願知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師古曰言左右不明者不欲斥王也訊謂鞫問也音信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武王歿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時抱其璞哭於郊乃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也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張晏曰李斯諫二世以正而二世殺之具五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張晏曰接輿楚賢人陽狂避世師古曰輿音戈於反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師古曰以謬聽爲後後猶下也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應劭曰吳王取馬革爲鴟夷受子胥沈之江鴟夷榼形師古曰鴟夷即今之盛酒鴟夷勝臣始不信廼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師古曰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傾蓋如故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張晏曰於期爲秦將被讒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燕遣荊軻欲刺秦王於期自刎首令軻齎往師古曰之往也藉假也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郤齊而存魏孟康曰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爲魏累遂自剄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

出尾生之信也晉灼曰說齊宣王使還燕十城又令閔王厚葬以弊齊終死爲燕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守志亡軀故以爲喻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中山張晏曰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孟康曰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珍奇之味師古曰食讀曰飤駃音決騠音題白圭顯於中山師古曰以拔中山之功而貴顯也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師古曰析分也豈移於浮辭哉師古曰不以浮說而移心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膑腳於宋卒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比刑也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應劭曰雎魏人也魏相魏齊疑其以國陰事告齊乃掠笞數百拉脅折齒師古曰後入秦爲相封爲應侯拉摧也音盧合反此二人者皆信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師古曰言量道而行不求朋黨之助謂忠信必可恃也畫計也音獲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世介士也雍之河雍州之河也師古曰雍者河水溢出爲小深也言狄初因蹈雍遂入大河也爾雅曰水自河出爲雍又曰江有洵河有雍雍音於龍反雍州之河非也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周之末人也師古曰負石者欲速沈也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師古曰比音頻寐反故百里奚乞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應劭曰虞人也聞秦繆公賢欲往干之乞食以自致也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爲大夫師古曰矸字與岸同骭脛也薄止也骭音下諫反漫音莫幹反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

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師古曰季孫魯大夫季桓子也名斯論語云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蓋桓子故使定公受齊之女樂欲令去孔子也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文穎曰子冉子罕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師古曰美金見毀衆共疑之數被燒鍊以至銷鑠讒佞之人津其詐巧離散骨肉而不覺知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師古曰伯讀曰霸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師古曰齊之二王謚也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師古曰公聽言不私也並觀所見齊同也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師古曰朱丹朱堯子象舜弟管蔡周之二叔也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師古曰侔等也伯讀曰霸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應劭曰燕王噲賢其相子之欲禪以燕國國乃大亂田常陳恒也齊簡公悅之而殺簡公今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師古曰說讀曰悅封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刳妊者觀其胎產師古曰武王克商反其故政乃封脩之故功業覆於天下師古曰覆猶被也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張晏曰寺人勃鞮為晉獻公逐文公斬其袪及文公即位用其言以免呂郤之難管仲射中桓公帶鉤而用為相師古曰伯讀曰霸下皆類此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

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卒車裂之師古曰卒終也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師古曰叔敖三爲楚相而三去之繒丘之封人謂之曰吾聞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衆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於楚之士衆何也叔敖曰吾三相楚而身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人也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師古曰於陵地名也子仲陳仲子也其先與齊同族兄載爲齊相仲子以爲不義乃將妻子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溢聘之欲以爲相仲子不許遂夫妻相與逃而爲人灌園終身不屈其節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師古曰見顯示之也素謂心所向也墮肝膽施德厚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師古曰無所吝惜也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盜跖之客爲其人使刺由由許由也師古曰此言被之以恩則用命也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應劭曰荊軻爲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劒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荊字也尋諸史籍荊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定何人也湛讀曰沈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劒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蘇林曰柢音帶張晏曰柢根下本也輪囷離奇委曲盤戾也師古曰蟠木屈曲之木也囷音去輪反離音力爾反奇音於奇反一曰離奇各讀本字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師古曰萬乘器天子車輿之屬也容謂彫刻加飾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秖怨結而不見德師古曰隨國之侯見大蛇傷者療而愈之蛇銜明珠以報其德故稱隨珠和氏之璧即卞和所獻之玉耳秖適也音支

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師古曰先游謂進納之也樹立也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師古曰衣食不充故羸瘦也一曰羸謂無威力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師古曰伊伊尹管管仲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矣師古曰龔重也言躡其故跡也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以其制器爲大小比之於天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陶家名轉者爲鈞蓋取周回調鈞耳言聖王制馭天下亦猶陶人轉鈞非陶家轉象天也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師古曰奪者言欲行善道而爲佞人奪其計也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以信荆軻而亡首窮發師古曰亡首短劒也遇呂尚於渭之陽與語大悅因載歸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師古曰言文王之得太公非因舊故若烏鳥之暴集何則以其能越繇拘之語馳域外之議師古曰繇音力全反獨觀乎昭曠之道也師古曰昭明也曠廣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廧之制孟康曰言爲右右便僻侍帷廧臣妾所見秦制矣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阜師古曰不羈言卓詭高遠不可羈係也阜歷也揚雄方言云梁宋齊楚燕之間謂歷日阜阜音在早反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孟康曰周之介士也師古曰鮑焦怨時之不用已采蘇於道子貢難曰非其時而採其蘇此焉之有哉棄其蘇乃立枯於洛水之上蘇謂菜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師古曰底厲言其自脩廉

隅若磨厲於石也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師古曰曾子至孝以勝母之名不順故不入也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晉灼曰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師古曰朝歌殷之邑名也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師古曰寥廓遠大之度也脅迫也寥音聊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師古曰回邪也汙不絜也音一故反或曰汙曲也音一胡反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師古曰堀與窟同澤無水曰藪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初勝詭欲使王求為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衆築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為不可師古曰建謂立議天子不許梁王怒令人刺殺盎上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以為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師古曰先生枚乘夫子嚴忌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迺思陽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師古曰素與相知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況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為廓大義鄭氏曰齊人也應劭曰茅焦諫云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臣竊為陛下

危之臣所言異乃解衣趨鑊始皇下殿左手接之曰先生起矣即迎太后遂爲母子如初始皇非能說其言也迺自强從之耳師古曰說悅也茅焦亦廑脫死如毛髮耳師古曰廑少也言纔免耳廑音巨刃反故事所以難者也今子欲安之乎師古曰安焉也之往也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爲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爲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爲衆不可蓋師古曰蓋覆蔽也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後封爲蓋侯鄒陽留數日乘閒而請曰師古曰閒謂空隙無事之時也臣非爲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師古曰料量也謁告也師古曰使令謂役使之人也令音力成反愚竊竊不自料願有謁也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受無有師古曰言獨一耳無所比類也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受盎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師古曰怫鬱蘊積也怫音佛七切齒須則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叔卵師古曰叔卵者言其將隨而破碎也竊爲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將爲之柰何師古曰懼讀曰瞿瞿然無守之貌瞿音居具反陽曰長君誠能精爲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

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如淳曰太后宮及帝宮也）金城之固也（師古曰言其榮寵無極不可壞故取喻於金城也）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師古曰言日日欲殺也）及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卑（服虔曰音畀予之畀也師古曰地名也音鼻今鼻亭是也在零陵）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臧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師古曰慶父莊公弟也子般莊公太子也僕人即鄧扈樂也父讀曰甫般字與班同）獄有所歸（師古曰歸罪於鄧扈樂也）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師古曰季友慶父之弟不探慶父本情而誅扈樂）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師古曰慶父出奔季友縱而不追免其賊亂之罪也）春秋以爲親親之道也（師古曰公羊之說也言季友親其兄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爲過也（師古曰哀姜莊公夫人也淫於二叔而豫殺閔公齊人殺之于夷夷齊地也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以是說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初吳王濞與七國謀反及發齊濟北兩國城守不行漢既破吳齊王自殺不得立嗣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玃謂濟北王曰（師古曰玃音俱碧反）臣請試爲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玃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彊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

五裂之國張晏曰四方受敵濟北居中央爲五晉灼曰四分即交五而裂如田字也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師古曰扞禦也扞音胡旦反又非有奇怪云以怪異之心而城守須待變難而應吳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言權謀動力既不能扞守又無奇怪神靈可以禦難恐不自全故墜言於吳也雖墜言於吳非難也如淳曰非有奇材異計欲以爲亂逆也但假權許吳以避其禍耳晉灼曰非有以怪異之心而城守須待變難而應吳也師古其正計也蘇林曰墜猶失也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爲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師古曰祭仲鄭大夫祭足也事鄭莊公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而宋大夫雍氏以女妻莊公而生宋昭公既立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言足脅於大國苟順其心欲以全昭公也祭音側界反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師古曰鄉讀曰嚮嚮猶見謂顯也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張晏曰歷過畢盡收濟北之地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

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敺白徒之衆師古曰練選也敺與驅同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矣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踆步獨進師古曰單步曰踆踆音空桑反石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彊師古曰區區小貌也是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疑於上脅肩低首案足摩不前之心張晏曰悔不與吳西也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師古曰料量也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

攘祓而正議者獨大王耳師古曰西山謂崤及華山也抵今人云將譬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論於骨髓恩加於無窮師古曰論入也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師古曰惟思也孝王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淄川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師古曰聚聚邑也音才喻反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師古曰德政和平上感天象則日月星辰無有錯謬故言不絕三光之明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師古曰言父子君臣其義一也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師古曰駭亦驚也鼓擊鼓也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蘇林曰今曰言其激切甚急也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師古曰脫者免於禍也音土活反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

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師古曰敝盡也究竟也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桑卵之危走上天之難師古曰走趨向之也音奏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師古曰背音步內反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沧鄭氏曰音愴之愴寒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師古曰炊謂爨火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棊百步百發百中楊棊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師古曰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見百步之中故謂由基為不曉射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服虔曰基胎皆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師古曰納猶藏也何自來言無所從來也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統斷幹孟康曰西方人名屋梁為極單一也一說幹謂井也單盡也盡極之緆斷幹幹井盡為緆索矣鉏鋙井幹也晉灼曰統古緆字晉說近之幹者文木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索所契傷也師古曰鉏鋙猶參錯也言盡為緆索參錯幹井幹為欄者也孟云鹿盧失其義矣統緆皆音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師古曰靡盡也鋸漸盡也言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師古曰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見百步之中故謂由基為不曉射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服虔曰基胎皆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師古曰納猶藏也何自來言無所從來也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統斷幹孟康曰西方人名屋梁為極單一也一說幹謂井也單盡也盡極之緆斷幹幹井盡為緆索矣鉏鋙井幹也晉灼曰統古緆字晉說近之幹者文木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索所契傷也師古曰鉏鋙猶參錯也言盡為緆索參錯幹井幹為欄者也孟云鹿盧失其義矣統緆皆音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師古曰靡盡也鋸漸盡也言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師古曰靡盡也鋸漸盡也言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丈必過鄭氏曰石百二十斤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師古曰言自小以至於大數則有輕重不同也度音徒各反石稱丈量徑而寘失師古曰徑直也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蘗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師古曰如蘗言若蘗之生

牙也搔謂抓也搔音索高反抓音莊交反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
厎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師古曰礱亦磨也厎悍石也厲柔石也皆可以
磨者礱音聾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
絫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
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
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
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鼂錯為漢定制度損削
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師古曰鄉讀曰嚮以誅
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師古曰即今所謂榆關也

南距羌筰之塞師古曰筰西南夷也音才各反東當六國之從師古曰從音子容
反六國乘信陵之籍孟康曰魏公子无忌號信陵君無忌嘗揔五國却秦有地資也明蘇
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
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
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脩
戎狄之義師古曰脩恩義以撫戎狄而南朝羌筰此其與秦地相
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師古曰地十倍於秦衆百倍於秦今夫
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
國之大小以為吳禍師古曰言勸王之反則於吳為禍也此臣所以為
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李奇曰訾量也師古曰音子私反辟

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劒鋒接必無事矣師古曰蚋蚊屬也齒謂當之也蚋音芮又音人悅反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師古曰失職謂被削黜失其常分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師古曰隱匿謂僻在東南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王也四方更輸錯互更出攻也如淳曰東方諸郡以封王侯不以封者二十四耳時七國謀反其餘不反者十七也東山吳王之府藏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軌而輸雜出貢賦入於天子猶不如吳之富也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也晉灼曰海陵海中山爲倉也臣瓚曰海陵縣名也有吳大倉師古曰瓚說是也鄉讀曰嚮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孟康曰以江水洲爲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蘇林曰吳以海水朝夕爲池也師古曰三輔黃圖未央宮有曲臺殿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師古曰言其富饒及游宴之處踰天子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師古曰十分之中可冀五分無患故云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蘇林曰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也張晏曰天子舟立黃旄於其端也師古曰鄧通以櫂船爲黃頭郎蘇說是也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師古曰饟古餉字梁王飭車騎習戰射師古曰飭與勑同飭

整出 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
亦不得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
皆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滅其時晉灼曰齊孝王將閭也吳楚反
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師古曰齊王傳云吳楚已平齊
王乃自殺今此敘乘諫書即已稱之二傳不同當有誤者四國不
得出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南淄川王也發兵應吳楚皆見誅趙囚邯鄲應劭曰
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異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師古曰言事已彰著大王已去
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師古曰梁下屯兵方十里也張韓將
北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時皆任梁北地良家子善騎射者
也師古曰將北地者言將軍而處吳軍之北以距吳非北地良家
子也張羽韓安國不將漢兵如說非也弓高宿左右服虔曰韓頹當也姓薛曰宿
絕吳糧道師古曰宿止也言弓高侯竟將輕騎軍左右也
所將之兵屯止於吳軍左右也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

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
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爲弘農
都尉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
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
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
即位乘年老恐以安車蒲輪徵乘師古曰在道病死也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後恐得其孽子皐
師古曰孽庶也皐字少孺乘在梁時取皐母爲小妻乘之東
歸也皐母不肯隨乘乘怒分皐數千錢留與母居
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師古曰恭王名買孝王之子也得召爲郎三年

爲王使與冗從爭 師古曰冗從散職之從王者也冗音人勇反 見讒惡遇罪 師古曰惡謂冗從言其短惡之事 家室沒入皇 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大喜召入見待詔皇因賦毀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爲郎使匈奴皐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 李奇曰詼嘲也師古曰俳雜戲也倡樂人也俠音俠俳音排嘲音竹交反 爲賦頌好嫚戲 師古曰嫚褻汙也音慢 以故得媟黷貴幸 師古曰媟狎也黷垢濁也音瀆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 師古曰尊高也 武帝春秋二十九通得皇子君臣喜故皐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祺祝 師古曰禮月令祀於高禖高禖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此禖祠而令皐作祭祀之文也 受詔所爲皆不從故事

重皇子也初衛皇后立皐奏賦以戒終 師古曰令慎終如始也 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楚鞠刻鏤 師古曰鞠以韋爲之中實以物蹴蹋爲戲樂也鞠音居六反 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皐皐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通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媟東方朔 如淳曰詆猶刑辟也師古曰詆毀也媟醜也詆音丁禮反 又自詆媟其文散散曲隨其事皆得其意 師古曰散古委字也散音被散言屈曲也 頗詼笑不甚閑靡凡

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爲里監門使溫
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師古曰牒
簡曰牒編聯次之稍習善求爲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爲獄史
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
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爲山邑丞蘇林曰縣名在常山晉灼曰地理志
常山有石邑無山邑師古曰山邑不知其處今
俗書本云常山石邑丞後人妄加石字耳坐法免復爲郡
吏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張晏
曰光解光守廷尉史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
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

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嬖姬之難而文公用伯師古
曰伯讀曰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大宗縣
是觀之讀與由同師古曰縣讀
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
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直憂以承天心崇
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
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
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
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
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師古曰援
引也音爰然

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
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
漢國師古曰謂霍光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
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
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
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
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
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
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師古曰遏止也音一
曷反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胷師古
曰鬱積也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師古
曰熏氣烝也音勳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
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勠力安
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
也死者不可復生繇者不可復屬師古曰繇古絕字屬連也音之欲反書
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師古曰虞書大禹謨載咎繇之言辜罪也經常也言人命至重
治獄宜慎寧失不常之過不濫無罪之人所以崇寬恕也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
以刻為明師古曰毆與驅同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
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
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

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師古曰視讀曰示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晉灼曰精孰周悉致之法中也師古曰卻退也畏爲上所卻退卻音丘略反蓋奏當之成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雖各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師古曰各繇作士善聽獄訟故以爲喻也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如淳曰媮苟且也一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況眞實乎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師古曰鳶鴟也音弋全反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晉大夫伯宗之辭詬恥也言山藪之有草木則毒害者居之川澤之形廣大則能受於汙濁人君之善御下亦當忍恥病也詬音垢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悳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復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師古曰與天長久無窮極也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

長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長者其官之長也內史舉溫舒文學高第遷右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溫舒上書願給廝養暴骨方外師古曰求爲卒而隨使至匈奴也以盡臣節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大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官師古曰以其言無可取故罷而遣歸故官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以爲漢厄三七之閒張晏曰三七二日一十歲也自漢初至哀帝元年二百一年也至平帝崩二百十一年上封事以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師古曰永上書所謂涉三七之節絕者也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溫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

贊曰春秋魯臧孫達以禮諫君君子以爲有後師古曰臧孫達魯大夫臧哀伯也桓公取郜大鼎於宋哀伯諫之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也賈山自下劘上孟康曰劘謂剴切之也蘇林曰劘音摩厲也師古曰剴音工來反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路溫舒辭順而意篤遂爲世家宜哉師古曰謂子孫爲大官不絕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三　班固　漢書五十三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師古曰縣名也地理志屬信都觀音工喚反喜宴客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孝文時為吳相病免孝景即位為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師古曰序家人昆弟之親不為君臣禮也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師古曰從音子庸反太后驩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師古曰自嫌其官輕薄之也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

不得朝請師古曰請音才性反其下亦同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師古曰宗室帝之同姓親也諸竇揔謂帝外家也以吳楚之難故欲用內外之親爲將也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迺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言爰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廊廡下師古曰廊堂下周屋也廡門屋也音侮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用之也金無入家者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爲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師古曰言特敬此二人也四年立栗太子師古曰栗姬之子故曰栗太子以嬰爲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田南山下師古曰屏隱也數月諸竇賓客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遂迺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拔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師古曰擁抱也閒處猶言私處也祇加懟自明揚主之過師古曰祇適也懟怨怒也祇音支其字從衣懟音直類反有如兩宮奭將軍師古曰兩宮太后及帝也奭怒貌也音赫則妻子無類矣師古曰言被誅戮無遺類也嬰然之迺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服虔曰劉舍也竇太后數言魏其景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相魏其者師古曰愛猶惜也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瞻師古曰沾沾輕

薄也或音他兼反今俗言薄沾沾喜音許吏反易音弋豉反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竇嬰已爲大將軍方盛蚡爲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己所生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爲中大夫辯有口學盤盂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也凡二十九篇書盤盂中所以爲法戒也諸書諸子之書也孟康曰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者也晉灼曰案藝文志孟說是也王后賢之孝景崩武帝初即位蚡以舅封爲武安侯弟勝爲周陽侯蚡新用事卑下賓客師古曰下音胡稼反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晉灼曰滯在里巷未仕者欲以傾諸將相師古曰傾謂踰越而勝之也上所塡撫多蚡賓客計策師淳曰多薦名士名士得進爲帝畫計策也師古曰塡音竹刃反會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藉福說蚡曰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即上以將軍爲相必讓魏其魏其爲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相尊等耳師古曰言其尊貴同一等也有讓賢名蚡迺微言太后風上師古曰風讀曰諷於是迺以嬰爲丞相蚡爲太尉藉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師古曰兼容謂不嫉惡人令其怨也不能今以毀去矣嬰不聽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

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師古曰推轂謂外薦之若轉車轂之爲也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服虔曰除關禁也以禮爲服制師古曰謂喪服之制也以興太平舉謫諸竇宗室無行者除其屬籍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言而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師古曰滋益也說讀曰悅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爲新垣平邪迺罷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以相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嬰蚡以侯家居蚡雖

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師古曰效謂見聽用士吏趨執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橫師古曰橫恣也音胡孟反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上以蚡爲丞相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諸侯俞益附蚡師古曰郡及諸侯也猶言郡國耳蚡爲人貌侵生貴甚服虔曰侵短小也師古曰侵生貴謂自矜高不貴寵也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秋師古曰謂年幼也齒歷方久故富於春秋蚡以肺附爲相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斫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也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師古曰痛猶甚也言以尊貴臨之皆令其屈節而下己也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

二千石權移屯上上廼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師古曰凡言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廼退師古曰考工少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上責其此請故謂之曰何不遂取武庫蚡乃退也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師古曰自處尊位也鄉讀皆曰嚮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由此滋驕師古曰滋益也治宅甲諸弟師古曰言爲諸第之最也以甲乙之次言甲則爲上矣田園極膏腴師古曰膏腴謂肥厚之處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師古曰屬逮及也音之欲反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如淳曰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曲旃僭也蘇林曰禮大夫建旃曲柄上曲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許慎云旃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衆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師古曰奏進也而嬰失竇太后

益疏不用無埶諸公稍自引而怠驁師古曰驁與傲同唯灌夫獨否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

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常爲潁陰侯灌嬰舍人得幸因進之師古曰進薦也嬰薦孟也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師古曰蒙冒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嬰爲將軍屬太尉師古曰時潁陰侯是灌嬰之子名何轉寫誤爲嬰耳請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孟康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也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張晏曰自奮厲也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

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師古曰所善者素與己善者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讀與麾同又音許宜反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還走漢壁師古曰走赴嚮也音奏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師古曰萬金者言其價貴也金字或作全言得之全也創少瘳師古曰瘳差也音丑流反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曲折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將軍壯而義之恐亡夫延言太尉太尉召固止之吳軍破夫以此名聞天下頴陰侯言夫夫爲郎中將數歲坐法去家居長安中諸公莫不稱由是復爲代相武帝即位以爲淮陽太守入爲太僕二年大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師古曰郊謂四交輻湊而兵又勁彊故徙夫爲淮陽師古曰竇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爲燕相數歲坐法免家居長安夫爲人剛直使酒師古曰使酒因酒而使氣也不好面諛貴戚諸埶在己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己左俞貧賤尤益禮敬與鈞師古曰右尊也鈞等也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師古曰稠多也下輩下等之人也每於人衆之中故寵薦也士亦以此多之師古曰多猶重之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師古曰已必也謂一言許人必信之也喜音許吏反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

數十百人師古曰或八九十或百人也波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
師古曰波讀曰陂橫音胡孟反其下亦同潁川兒歌之曰潁水
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師古曰深怨嫉之故爲此言也夫家居卿
相侍中賓客益衰師古曰以夫居家而卿相侍中素爲及賓
夫之賓客者漸以衰退不復往也嬰失勢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蘇林
曰二人相倚引繩直排根賓客去之者不與交通也孟康曰根音根格
引繩以彈排擯根格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根音下恩反格音下各反
言嬰與夫共相提挈有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慢弛如此者
共排退之不復與交詐如相對挽繩而根格之也今吳楚俗猶謂牽引
前卻爲根格夫亦得嬰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
重張晏曰相薦達爲聲勢也師古曰相音千亮反其游如父子然相
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夫嘗有服師古曰謂喪服也過丞

相紛紛從容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
仲孺有服夫曰將軍迺肯幸臨況魏其侯師古曰況賜也夫
安敢以服爲解師古曰解謂辭之也若今言分疏矣請語魏其具師古曰具
將軍旦日蚤臨師古曰旦早也蚤古早字紛許諾夫以語嬰嬰與
夫人益市牛酒師古曰益多也夜洒埽張具師古曰洒音灑又音所寄反至
旦平明令門下候司至日中紛不來嬰謂夫曰丞
相豈忘之哉夫不懌師古曰懌悅也曰夫以服請不宜師古曰
不當忘也迺駕自往迎紛紛特前戲許夫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
往夫至門紛尚卧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
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紛悟謝曰

吾醉忘與仲孺言廼駕往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師古曰屬付也猶今之舞訖相勸也屬音之欲反蚡不起夫徙坐語侵之師古曰徙坐謂移就其坐也嬰廼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驩而去後蚡使藉福請嬰城南田嬰大望曰師古曰望怨也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埶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廼謾好謝蚡師古曰謾猶詭也詐爲好言也謾讀與慢同又音莫連反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師古曰與讀曰預預干也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光四年春

夫謂蚡所以不能滿觴由其貴人也然索畢之劉

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閒遂已俱解師古曰兩家賓客處於中閒和解之夏蚡取燕王女爲夫人師古曰燕王澤之子康王嘉女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師古曰言因酒有失得罪過於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彊與俱酒酣蚡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爲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也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師古曰如說是也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張晏曰行酒過之爲已畢如淳曰言雖貴且當盡酒以其勢劫之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言

將軍雖貴人也請盡此觴嘻強笑也音許其反時蚡不肯師古曰不爲盡也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師古曰附耳小語也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廼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廼效女曹兒呫囁耳語師古曰女曹兒猶言兒女輩也呫音昌涉反囁音人涉反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孟康曰李廣爲東宮程不識爲西宮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蘇林曰不爲李將軍除道地邪如淳曰二人同號比尊今辱一人不當爲毀廣邪師古曰如說近之言既毀程令廣何地自安處夫曰今日斬頭穴匈何知程李晉灼曰斬頭見刺猶不止也坐乃起更衣師古曰坐謂坐上之人也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煖或變也稍稍去嬰去戲夫晉灼曰戲古麾字也師古曰招麾之令出也漢書多以戲爲麾字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廼令騎留夫師古曰騎謂常從之騎也夫不得出藉福起爲謝案夫項令謝師古曰使其拜也夫愈怒不肯順蚡廼戲騎縛夫師古曰戲讀亦曰麾謂指麾命之而令收縛夫也置傳舍師古曰傳舍解在酈食其傳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師古曰長史丞相長史也召宗室謂請召之爲客也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師古曰於大坐中罵詈爲不敬繫居室師古曰居室署名也屬少府其後改名曰保宮遂其前事師古曰遂竟也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嬰愧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爲出資費使人爲夫請罪也師古曰如說非也爲資爲其資地耳非財物也爲讀如本字蚡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爲救夫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迕師古曰相逆迕也迕音悟

寧可救邪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師古曰言不過失爵耳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廼匿其家竊出上書師古曰匿避也不令家人知之恐其又止諫也立召入具告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辨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也張晏曰會公卿大夫東朝共理而分別也嬰東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廼丞相以它事誣罪之蚡盛毀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嬰度無可柰何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附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師古曰倡樂人也優諧戲者也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

卬視天俛畫地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念欲作反事也師古曰卬讀曰仰辟睨兩宮閒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也師古曰辟睨傍視也辟音普計反字本作瞬睨音吾計反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有反者當為將立大功也臣瓚曰天下有變謂因國家變難之際得立大功也師古曰瓚說是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師古曰荷負也不測言其彊盛也荷音何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它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輘轢宗室侵犯骨肉師古曰輘轢謂蹈踐之也輘音凌轢音郎擊反此所謂支大於幹輕大於股不折必披師古

曰披音丕靡反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應劭曰駒者駕著轅下局趣蹴小之貌也張晏曰俛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師古曰張說非也駕車不以北馬小雅皇皇者華之詩曰我馬維駒非隨母也吾并斬若屬矣師古曰若汝也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以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晉灼曰藉蹈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師古曰以比魚肉而食噉也且帝寧能為石人邪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一曰石人者謂常存不死也此特帝在即錄錄師古曰錄錄言循衆也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師古曰設猶脫也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師古曰嬰景帝從舅田蚡太后同母弟故言俱外家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師古曰韓安國也載謂共乘車怒曰與長孺共禿翁何為首鼠兩端服虔曰禿翁言嬰無官位版授也首鼠一前一卻也張晏曰嬰年老又嗜酒頭禿言當共治一禿翁也師古曰服說是也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師古曰何不自謙遜為可喜之事也喜音許吏反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師古曰歸印綬於天子也曰臣以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師古曰多猶重也不廢君魏其必媿杜門齰舌自殺師古曰杜塞也齰齧齒也音仕客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

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嬰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一責之也簿音步戶反所言灌夫頗不讎晉灼曰讎當也劾繫都司空師古曰都司空宗正屬官也見百官公卿表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師古曰論說其事而上於天子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廼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師古曰幸冀也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大行景帝大行也尚書之中無此大行遺詔也詔書獨臧嬰家嬰家丞封孟康曰以家丞印封遺詔也廼劾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鄭氏曰矯詔有害不害也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久廼聞有劾即陽病痱不食欲死師古曰痱風病也音肥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廼有飛語爲惡言聞上張晏曰蚡爲作飛揚誹謗之語也臣瓚曰無根而至也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張晏曰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贖之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謼服謝罪晉灼曰服音舸關西俗謂得杖呼及小兒啼呼爲呼舸或言蚡號呼謝服罪也師古曰兩說皆通謼古呼字也若謂啼爲謼服則謼音火交反服音平卓反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中有罪免後淮南王安謀反覺始安入朝時蚡爲太尉迎安霸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尚誰立哉師古曰言大王尚不得立當誰立也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事時

不直蚡特爲太后故及聞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師古曰言其賴自死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說鄒田生所師古曰田生鄒縣人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爲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梁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師古曰僭擬也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廼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爲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如淳曰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師古曰省視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自關以東皆合從而西嚮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唯梁最親爲限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師古曰中關中也一說謂京師爲中猶言中國也而諸侯擾亂壹言泣數行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之力也今太后以小苛禮責望梁王師古曰苛細也梁王父兄皆帝主而所見者大故出稱趕入言警師古曰趕止行人也警令戒肅也天子出入皆備此儀而今云出稱警入言趕者互舉之耳車旗皆帝所賜即以嫮鄙小縣服虔曰嫮夸妊也晉灼曰嫮音坼嫮之嫮鄧展曰嫮好也自以車服之好曜邊鄙之邑也師古曰服說晉音是也鄙小縣言在外鄙之小縣也驅馳國中欲夸諸侯令

天下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按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忠孝而太后不卹也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帝言之帝心迺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迺爲太后遺憂惡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餘金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師古曰蒙梁國之縣也獄吏田甲辱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師古曰溺音奴弔反居無幾梁內史缺師古曰無幾未多時也幾音居豈反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

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師古曰而汝也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師古曰言治謂當敵也今人猶云對治治音丈吏反一曰不足繩治也治讀如本字卒善遇之內史之缺也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欲請爲內史實太后所乃詔王以安國爲內史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迺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爰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迺遣使捕詭勝必得師古曰必令得之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迺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

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師古曰孰與猶言何如也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閒然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師古曰三尺謂劍也故太上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適長太子師古曰適讀曰嫡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師古曰景帝嘗屬諸姬子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張晏曰以侵堧垣徵自殺也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為狼師古曰言其恩愛不可必保也今大王列在諸侯誅邪臣浮說師古曰誅誘也音戍犯上禁橈明法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師古曰釋解也安國力也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薨共王即位師古曰共讀曰恭安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即位武安侯田蚡為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東越相攻遣安國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其年

田蚡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師古曰負恃也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衆不足為彊自上古弗以全制其敝數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師古曰豪猶師也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延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師古曰竟讀曰境其下亦同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師古曰效致也致其計六國之時全代為一國尚能以擊匈奴況今加以漢之大乎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師古曰樹殖也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如淳曰任事也又遣子弟乘邊守塞師古曰乘登也登其城而備守也轉粟輸以為之備師古曰輓引車也音晚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

恐之故耳師古曰不示威令恐懼也臣竊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師古曰解脫其馬示閒暇也投積其鞍若營壘也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師古曰言當隨天下人心而寬大其度量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功故遞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張晏曰廣武應門縣常谿谿名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師古曰宿久留也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爲效矣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師古曰襲因也復重也復音扶目反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沫霜雪行幾十年師古曰幾近也音鉅依反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師古曰槥小棺也從軍死者以槥送致其喪載槥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槥音惠張晏曰隱痛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師古曰祖祖廟也占問也重猶難之也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師古曰與讀曰豫非威不

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師古曰不牧謂不可牧養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師古曰悍勇也亟急也音居力反至如猋風去如收電師古曰猋疾風也音必遙反畜牧爲業弧弓射獵師古曰以木曰弧以角曰弓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埶不相權也師古曰輕重不等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師古曰繆讀與穆同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師古曰辟讀曰闢次下亦同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爲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爲竟師古曰竟讀曰境累石爲城樹榆爲塞如淳曰塞上種榆也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逢燧然後敢牧馬師古曰燧古燧字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辟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師古曰留止也言無所礙也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師古曰發猶徵召也言威聲之盛北自月支以來皆可徵召而爲臣也氏讀曰支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師古曰舍止息也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師古曰覆敗也墮毀也言兵與敵接則敗其衆所伐之國則毀其城也覆音芳目反墮音火規反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師古曰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彊弩之末力

不能入魯縞師古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爲輕卑故以取喻也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敺難以爲功師古曰敺與驅同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衡猶橫也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謂不及於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師古曰言以軍遺敵人令其虜獲也遺音弋季反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師古曰言易零落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師古曰言美惡皆見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師古曰方道也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埶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陰使聶壹爲間師古曰間音居莧反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爲然而許之聶壹迺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使者爲信師古曰視讀曰示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師古曰在鴈門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大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

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夫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師古曰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揔曰輜重重音直用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語在匈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師古曰度音徒各反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也恢曰始約爲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祗取辱師古曰祗適也音支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服虔曰逗音企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橈顧望也軍法語也蘇林曰逗音豆如淳曰軍法行而逗留畏懦者要斬師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逗謂留止也橈屈弱也逗又音住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可得以尉士大夫心師古曰或當得其輜重人衆也古尉安之字正如此其後流俗乃加心耳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迺自殺安國爲人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師古曰舍止也取舍言可取則取可止則止而出於忠厚貪耆財利師古曰耆讀曰嗜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遂臧固

至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可施於國政也安國爲御史大夫五年丞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引愆車塞如淳曰爲天子導引而愆車跋塞也上欲用安國爲丞相使使視塞甚迺更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免師古曰以足疾數月瘉復爲中尉歲餘徙爲衛尉而將軍衛青等擊匈奴破龍城明年匈奴大入邊語在青傳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捕生口虜言匈奴遠去即上言方佃作時師古曰安國上奏也佃治田也音與田同請且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迺有七百餘人出與戰安國傷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去上怒使使責讓安國徙益東也右北平是時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下遷新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斥跡將屯又失亡多甚自媿幸得罷歸師古曰幸得罷歸以爲幸也他皆類此迺益東徙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壺遂與大史遷等定漢律歷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篤行君子上方倚欲以爲相會其病卒師古曰倚謂杖任之也音於綺反

贊曰竇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謂馳入吳軍欲報父讎也而各名顯並位卿相大業定矣然嬰不

知時變夫亡術而不遜師古曰遜順也蚡負貴而驕溢師古曰負恃也
凶德參會待時而發師古曰三人相遇故曰參會藉福區區其間惡能
救斯敗哉師古曰惡音烏謂於何也以韓安國之見器臨其摯而
顛墜李奇曰摯極也陵夷以憂死師古曰陵夷即陵遲也言漸卑替也遇合有命
悲夫若王恢爲兵首而受其咎豈命也虖師古曰言自己爲之
非由命也

竇田灌韓傳卷第二十二